

## 老屋

麦子(蓬都)

我也是过过苦日子的。

老屋挺大,占地有小半亩,摇摇欲坠的黄泥墙围起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常年放两口大水缸,奶奶每天很早就从水井里挑水注满,家里一天的用水都靠它。夏天,丽水骄阳似火,晒上一天,傍晚的时候就能直接舀水冲澡。

老屋后面是一个小土包,上面种着一片竹子。古人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片竹林为老屋增添了不少雅致,我们家的鸡在竹林里觅食的时候都叫得特别自由快乐!自由的鸡们下蛋也自由,害得奶奶每天找鸡下的蛋都费老鼻子劲了。有好多年还出现这样的状况:某一只母鸡无缘无故失踪,奶奶以为被贼偷走或是被狐狸、黄鼠狼叼走了,可是过了个把月,那母鸡既然带着一群小鸡叽叽叫着回家来,让人惊喜不已。

老屋前有荷塘后有竹林,独门独院,环境真是没话说,除了我们家羊时不时会到卧室里啃我的蚊帐外,真的很适合养小孩。那会儿又没有机动车,也没有可疑的外乡人,就是小动物有点多。

蚊子那就不说了,反正它们好像只追着我咬。夏天在堂屋吃饭,我每天都会吃着吃着大喊“哄门”,也就是粤语有蚊子的意思。奶奶就会马上拿着杀

虫剂在我座位下面喷一圈,妈妈再拿花露水给我身上抹一抹,然后大家继续吃饭。但由于堂屋没有门,完全是对着院子敞开的,防蚊工作实在是漏洞太大,我这身嫩肉上的蚊子疙瘩也只好磨磨蹭蹭长满一整个夏天。

蚊虫来了,蛤蟆也来了。院子和堂屋常有巴掌大的黄癞蛤蟆蹲着逮虫吃。这蛤蟆还怕人,行动慢悠悠的,土坷垃一样的颜色和墙一模一样。

虫子被蛤蟆吃,食物链才刚开始,下一环就是蛇。我会说几米长的菜花蛇爬上房梁逮老鼠,一不留神掉下来落在防尘的塑料膜上哗哗响,你在下面的床上睡着被吵醒就能清晰地看见蛇在塑料膜里扭来扭去这点小事吗?这算啥!起码菜花蛇还是无毒的,只会让我爹兴奋地嗷嗷叫,并上前捉了吃掉。危险的是毒蛇!

一日傍晚,大家吃着饭正在堂屋聊天,突然听见滋滋声。我妈问,谁在撕纸玩儿?结果一回头,一条银环蛇正跟一只黄蛤蟆身后,那奇怪的撕纸声正是蛇鳞和地面的摩擦声!但是身为畜族女人的我妈能害怕?她只是淡定地抬起腿,把脚搁在椅子上。那蛇也没在我妈面前开杀戒,反身滋滋地钻进了墙洞里。

还有开春的时候,刚出洞还几条

缠成一团在路上晒太阳的小青蛇,为抓老鼠误打误撞钻进空酒瓶子被抓的小眼镜蛇,最惨的是在竹林里和鸡群狭路相逢结果被鸡群吃得只剩一张皮的大眼镜蛇,太多了。我就是这样危机与美食并存的老屋长大的,并养出了一身彪悍的女汉子气概——实在是见怪不怪了,大学里只要有寝室出现壁虎,全是我来抓。

但是我也是有少女心的。老屋的柴房离卧室稍远,我小时候精力旺盛从来睡不着,于是柴房就成了我的午间休息室。奶奶在房梁上系了个秋千,我每天就像公主一样坐在上面,并喊我表哥使劲推。秋千扬起,我的裙子也随风摇摆,哎呀那真实美妙的时光。可是,我和表哥在爷爷的不知用了多少年油光发亮的竹床上又叫又跳,然后竹床塌了,暴怒的爷爷喊着“败家子啊!”冲过来,我俩赶紧溜去奶奶身边窝着求保护。

嗯,总的来说还是熊孩子。总的来说老屋还是快乐的。虽然家里小动物太多,虽然老屋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虽然条件差到连自来水都用不上,但是对于我而言,老屋永远是充满温馨回忆的地方,即便后来老屋实在是危房住不了人只能拆了重建,但是我的梦里,我的心里,那窗外竹影,月下虫鸣,老屋依旧。

## 善诗小偷

曾家义(蓬都)

大凡抓到小偷,人人喊打。轻则打得声声哀号,重则打残甚至打死。因打小偷坐牢的不胜枚举,由此而酿成的家庭悲剧也比比皆是。

我有几家超市,前不久一超市店长电话报告我,监控查到小偷,竟然还是内部服务员行窃,问我是否要严办。我说,第一,私下给她看行窃录像;第二,按价到收银台付钱;第三,保护她的隐私。店长虽不理解,还是照办。

到晚上店长打电话来,说那服务员听了我的处理方案,甚是感动,主动供出以前好多次的偷窃,并赔付了两千余元。店长还说了我如何如何英明,一堆好话。好话自不必听,善待小偷那是我祖上遗风。

父亲告诉我,我太爷爷当年身强力壮。有小偷上树偷柚子,被我太爷爷撞见欲跳树逃跑。我太爷爷忙制止,叫小偷别跳,并帮忙托着他下树,还送了两柚子。据说此后,柚子年年没被偷。父亲还说我爷爷刚和我奶奶成家那年大年夜,梁上藏一小偷被我爷爷发现。我爷爷装作没看见,几次给他制造逃跑的机会,小偷都没逃跑。最后是我爷爷邀请他下来喝酒吃肉,他居然真的下来喝酒吃肉。酒足饭饱后,我爷爷送他五个银元,小偷接去银元转身走了,片刻又折回,猛地跪在我爷爷面前,发誓永不偷窃。事后我爷爷对我父亲说,大凡有点活路,大年三十是绝不会行窃的。还说失窃事小,人命关天!

我有一堂姐,夫妻在市郊种有片果园。水果香甜,常有小偷光顾。一次姐夫抓到小偷,捆了要送派出所。我姐说:“午饭烧好了,你吃了饭再送派出所呗。”姐夫也是饿了,将小偷捆到屋后树下,匆匆去吃饭。我姐却来到屋后,摘了一篮水果,为小偷松绑,让小偷拎了水果回家。我姐夫吃完饭见没了小偷,便发问。我姐说,穷人没钱买水果,摘几个吃怎么算偷?我姐夫无奈,只有摇头。据说同样的事后来还发生过几次,慢慢地,我姐家的果园再也没有了小偷。

据说某国凡抓到小偷,一律割去小指。因此没了小偷,却多了行凶杀人。据说古代某时期,官方凡抓到小偷便在脸上刺字,后来却强盗无数。近年百姓因抓小偷被刺案不少,抓到小偷被民众活活打死的也是很多。

偷固然有错,但我们用更严重的错误去惩罚错误,这难道不是错吗?人区别于其它生灵在于人有良知。唤醒蒙灭的良知,比起以错惩错,总要好过百倍。当然也有惯偷,嗜偷成性,心如蛇蝎。最后作茧自缚,落得身陷囹圄。法律必会严惩这些死性不改者。我等芸芸众生,当心存怜悯,以善扬善。所谓好有好报,便是如此。

唤醒良知犹如春来花开,以错惩错犹如霜摧花谢。与其霜寒冷冻,不如春风拂面!我们何不善待小偷、用爱唤醒混灭的良知呢?

## 十年懵懂百年心

章程钗(景宁)

初识懵懂垟,是跟着父亲去走亲戚。本属被动,好客的堂姑却让我见识了懵懂垟,蓦然欢喜。

记忆中那是个明媚的冬季午后,沿着窄窄的沙石路,一路走一路拨开拦路的小树枝,正郁闷间,忽觉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了一个小盆地。太阳透过云层照射着虽已落叶却仍站姿端庄的江南桫木,软软起伏着的芦苇似乎泛着黄光,耀眼得如同被青黛群山紧紧环抱着的一捧阳光。恬淡的色调,勾勒出景物的细部,美得像一幅油画,令人心神沉醉,产生无限遐思。

原来这就是懵懂垟!

被崎岖山路累得发蔫的我顿时来了兴致,对“懵懂”二字刨根究底起来。堂姑说,因为那地方长年林深草密,人或动物进入其间,都难分南北,所以被称为懵懂垟。

倏忽之间,十多年过去,与懵懂垟再无交集,印象中的那幅油画却已深深烙入我的心底,只要听到“懵懂垟”都感觉甚是亲切,一如听闻老友的信息。

再见懵懂垟,是应朋友相邀的周末游。我带着女儿驱车直达懵懂垟游客接待中心,开始沿着石阶步行,一路悠悠地晃进大山。放眼四顾,只见山清水秀,清新幽雅,明明已近秋天,却颇有点“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的意味。

一切恍如昨日,又似大不相同。那仍拥抱着醉人阳光的青山,如同睡着了一般,仿佛十多年来从没有人惊醒过它们的美梦,一切是那么的幽静、深邃。不同的是,那芦苇荡漾起伏间,露出了一些栈道,温柔间带着距离,亲近又疏远。循着小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下脚之处,总有清凉的水浸出,犹如踩着一大块紧实的海绵,似乎随时会让人深陷其中,却又能稳稳地支撑着所有重量。这大概就是湿地的神奇之处吧?!

脚边时时缠绵着的小水流,清澈见底,手指大小的小鱼自在游曳着。水太清,鱼儿如同悬空般,只水面上细细的波纹无声地刷着水的存在感。听说这

些鱼儿随手可以抓到,很想伸手试试,却又不忍打扰它们的悠闲。真是呆萌可爱的懵懂鱼。

随着逐渐深入,我们闯入苇丛深处,芦苇随风摇曳,或微倾,或俯仰,曼妙灵动。风把盛开的芦苇花序吹得像一面面褐色的小旗,在这青褐相成的海洋中,闭上眼睛,竟听不到鸟叫虫鸣,天地间极静谧,却又似乎能听到风穿过芦苇时的欢快、叶片舒卷的优雅。此时的我身心极放松,已是丝丝缕缕融入在这片天地中去了……

回程路上,想起懵懂垟曾经历的懵懂开发,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得失”。当年江南桫木遮天蔽日之时,盆地里的芦苇并非主角。而在江南桫木退场之时,它不动声色的补台却给了懵懂垟别样的美丽。而大自然的轮回方式却是在自燃中开启。敬畏自然,静待花开,时间总是在悄悄的改变着什么,不经意间又馈赠给我们惊喜。

不是吗?风物长宜放眼量,十年懵懂百年心。

